

张謇与无锡

| 陆阳 文 |

2020年11月1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江苏考察期间，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，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，并称赞张謇为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”。三个多月前，总书记也曾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谈起张謇，称赞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。

张謇（1853—1926），江苏南通人，我国近代实业家、教育家，一生实践“实业救国”“教育救国”的主张，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细绎他的一生，他与无锡有着较深的渊源。



老师赵菊泉是无锡人氏

张謇在其日记、年谱及文集中，经常深情提到他的一位授业恩师，并尊称为“菊师”。他就是无锡人赵菊泉。赵菊泉（1806—1882），名彭渊，家居无锡大成巷，中举后居乡教授，后任无锡训导，“门下称盛，知名之士率从问业”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63岁的赵菊泉奉命调任海门训导，“海门士亦多从之游”。1871年，19岁的张謇拜其为师。赵菊泉令张謇“尽弃前所学”，从宋儒著作和明人文选入手，从头学起。对张謇所写试贴文章，不合格的重写，不够好的逐句逐字修改，常常“乙抹过半”。在赵先生的督导之下，张謇“乃大愤苦”，学业精进。赵菊泉念其家贫好学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还供给其三年膳食。“岁终，先君送学膳费于赵先生，先生恤余贫，不受”。

三年后的1873年底，张謇离开了他的恩师赵菊泉，去省城钟山书院、惜阴书院读书应试，以及江宁等地任职，开始了为时十年的游幕生涯。师生之间仍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关系。从张謇的日记中略举数例：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二月初六日，“菊师与谈，谓勉前程，以为出头之路，可以救贫；否则作几句散体诗，习几句应酬话，终不足以报亲师之恩，副戚友之望也。闻之悚然”。同月初八日，“辞菊师，不言而神伤。行十数武，菊师招回，以茶食二件赐余，殷殷谓：‘孙观察爱才者，至彼无懈功而习世故。予年老，有厚望于子，勿忘斯言！’余泪下不敢落，恐伤菊师意也。时雨濛濛如飞沙，行已半里，菊师犹遥注目”。十二月十一日，“菊师殷殷谓：‘无事便读书，勿得因贫而短气。子早得腾踏去，则予心慰矣。’感激斯言，耿耿方寸，或敢不从欤”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正月二十二日，“菊师又谆谆以努力读书为勖”。十二月十五日，“菊师训示，谆谆以韬晦浑厚为勖，且戒勿蹈名士习气。谈次滴泪下，心颇不安。以既壮之年，不能厉学问博科

名，贻吾师之忧，虽木石心肠，能勿动哉”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三月二十三日，“菊师谆谆以努力进修为勖”。五月十三日，“菊师来谈衷曲，令人心怦怦然”。十六日，“送菊师，临行戚感泪下，深以西陲日逼，离别途远为恨，并以余道翼弟种种。呜呼，口非髭衍，安得启其未发之衷也，愧愧！”从上引数端不难看出，赵菊泉对张謇的关怀勖勉，早已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学业之师的范围。

1878年春，73岁的赵菊泉告老回乡。时在军幕的张謇未能送行，作有《送菊师归无锡序》。四年后，赵菊泉去世，当时张謇正随军驻扎在朝鲜，未及送上最后一程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张謇赴京应试，最终荣登榜首，取为一甲第一名，即高中状元。张謇一生从事的老师有数十位，但他视为恩师、在关键时期给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就是赵菊泉。在朝考之日，“余感母与赵、孙二先生之不及见，又感国事，不觉大哭”。

为纪念恩师，张謇与同窗好友于1902年在海门师山书院建“赵亭”。张謇题名，撰写碑文并作对联，以寄托他对恩师的感恩和纪念。对联为：“人通利则思其师，几席三年，漫落何堪离第列？公魂魄犹乐兹土，衙斋咫尺，风流敬告后贤知。”

与荣氏兄弟的交谊

南通和无锡，都是近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。两个城市的崛起，分别与张謇和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有密切的联系。虞洽卿认为：“吾国之以实业名家者，南通张氏外，端推无锡荣氏。”袁科梓也道：“吾国自有史以来五千余年，工业生产之量未有若斯之伟大者也。同时南通张氏亦复名闻中外，与荣氏相颉颃之。”

1913年至1915年，张謇出任北京政府工商（农商）总长一职。期间，年轻的荣德生曾拜访过张謇。晚年的荣德生在《乐农自订行年纪事》中对此有着深情的回忆：“忆民国三年与

蔡兼三至京，同见张部长。谈次，谓吾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，故与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，遇到交涉时，自己立场亦多不合，以后商会应对此注意，倡导研究。当日只作平常语，时历三十余年，今日思之，实有深意。”张謇在任期间，十分重视立法对于经济的保障作用，完成了20多项法律法规的制定，在中国经济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。在发展民族工商业上，张謇提出了棉铁主义的主张，荣德生对于发展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也有呼吁，两人的主旨思想是吻合的。不过，由于受到诸多方面的牵制，两人的主张没能得到落实。荣德生不由感慨：“后国民党二次革命，刘部长去职，张四先生（按：张謇）长部，即以棉铁政策为号召，亦未实现也。”

张謇和荣氏兄弟，都有实业设于上海。上海的民族棉纺织业成立了华商纱厂联合会，张謇任会长，荣宗敬为董事之一。两人桴鼓相应、声气相通，为维护民族工商业权益屡屡呼吁建言。张謇热衷于区域自治，倡导成立旨在“苏人治苏”的民间团体——苏社。苏社得到了江苏人士的响应，荣德生也在其列。5月10日，荣德生、荣鄂生、薛明剑等50余人，由上海登轮赴通。5月12日，苏社在南通成立，张謇被推为主任理事，荣德生也被选为理事。

张謇向来有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济世理想。从1903年开始，张謇几乎以一己之力推进家乡南通的近代化事业。南通成为了“中国近代化第一城”，梁启超称之为“中国最进步的城市”，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“理想的文化城市”。在通期间，与会人员参观了张謇创办的诸多实业、教育、慈善事业。南通的成就，给荣德生印象很深。晚年的荣德生曾回忆：“曾到南通，见各种社会事业。张謇先生年六十八，并开苏社。”“昔南通因有张四先生，致地方事业大兴，号称‘模范县’。如各县都能有张四先生其人，则国家不患不兴。余以一介平民，何敢谋国，只能就家乡做起，逐步推广耳。”

张謇与荣氏兄弟在实业上也有合作。1919年，荣氏兄弟在无锡集资兴办申新三厂。有蒋姓人士认为申新三厂地界内有五洞桥遗址，建厂开挖会破坏古迹。荣氏兄弟无奈求助张謇，张謇“复加询访，略得真相，则保存五洞桥古迹云者，蒋所借以侵搅申新之名词。而申新紧逼振新而锐加多者，申新所被搅于蒋之因果”。张謇据此致函江苏省长齐耀琳，“拟请属现在实业厅张厅长前往调停。调停之法，劝申新新建五洞桥以复古迹，责蒋偿还侵损之土石以维实业，当亦可剂于平矣”。在张謇的奥援下，此事得到妥善解决。

荣氏兄弟与张謇在实业上的最大合作在吴淞。吴淞位于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，“为国内外货物运输之门户”。1920年7月，张謇偕荣宗敬、金其源等人组建左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。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，购进宝山周塘一带土地，开辟轮埠，建设工厂，经营航业。对此，荣德生也有回忆：“与金佐临、张四先生共买

田一千二百亩左右于黄浦江附近，余兄弟合买三分之一，分得三百九十亩，有图有部照。张君出面，金君之力为多，余条陈最先，主动也。该处地位亦宜设工厂，今后必见。”到第二年上半年，又筹建海外航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以替代集资不顺的左海公司。但此计划屡遭上海海浦局的反对，无奈于1924年停业。在合组左海公司的同时，张謇与聂云台、荣宗敬等人还于1921年在上海吴淞区蕴藻浜组建了中国铁工厂。这是中国首家纺织机器制造厂。因受洋货冲击，该厂常年亏蚀，1932年“一·二八”遭炮击，损失惨重，不久即宣告清理倒闭。此外，1920年，荣宗敬、聂云台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，张謇为其所办的大生纱厂设立经纪号；1921年7月，张謇为淮海实业银行招股事致函荣宗敬，“若执事更愿入股，尤所欢迎”。

无锡之行

翻检张謇公开印行的日记、年谱及其他文字，见于记载的无锡之行共有三次。

第一次是在光绪四年（1878）。这一年春，老师赵菊泉告老回乡。九月，张謇“至无锡，起居赵先生。因访杨子承，同游惠山”。赵菊泉在读了张謇的近作之后，说：“佳者独抒己见而不背法，可希作者，但场屋不可如此。士三年一试，经不得率尔人几度挫折。”这一次，张謇在无锡逗留了两天。

第二次是在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。3月22日，张謇至无锡，访杨宗翰、章定庵、秦歧臣、秦湘臣、沈偃昆等。杨宗翰谈及创办无锡业勤纱厂之事，“忧患危苦之思溢于言表”。第二天，张謇在赵氏后人的陪同下往惠山祭扫赵菊泉墓地。此时，赵离世已有17年之久，“墓木拱矣”。张謇倍感忧伤，“尊酒粗肉，一献一拜，曾何补于三载教诲饮食之恩万一哉！为之感恻，潸然回舟”。本日又应杨宗翰邀，往东门参观业勤纱厂。3月24日，章定庵、秦歧臣、杨叔平等于舟中置酒招待，“纵谈竟日”。

第三次是在1921年。2月12日，张謇由南通来到上海，参加了吴淞商埠局成立仪式。第二天，张謇召开苏社临时理事会议，议决本年常会日期、地点，“请荣德生君预备”。晚上，张謇即登舟赴常熟，又至苏州，于2月17日“乘专车至无锡”。张謇到了无锡以后，先往惠山麓祭扫赵菊泉墓，中午参加荣德生于舟中所设宴会，“锡之实业、教育多在者”。当晚，张謇又乘车北上。回通之后的张謇，给荣德生发来感谢信，内曰：“清流迤迤，相逢廿载之船；名埠经营，摩击百工之肆。致钦迟于粉社，弥企慕于梅园。”表达了对荣氏兄弟的感谢和敬意，也表达了对参加梅园苏社年会的企盼。苏社第二届年会于当年3月在梅园举行，张謇却因事务缠身缺席了本次会议。